

人魚館傳奇

天夢飄香



3

8

黃易

作品集  
大劍師傳奇

卷二

# 天夢飄香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 玄幻系列·大剑师传奇

黄易 著

责任编辑 刘晓泉

封面设计 张庭

出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开本:32 印张:50 千字:1000

版次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ISBN 7—5363—3122—3 / I·804 定价:76元(全四卷)

##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自创《异侠系列》和《玄幻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展示新奇的意境。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如果说，在武侠文坛上，金庸、古龙、梁羽生曾“三国鼎立”，各成一代宗主，那么，在众多后起高手中，黄易一出江湖，便脱颖而出，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犹言之过早，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看黄易的书，有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体能和智力的极限）。其丰富的想象力，不拘一格的布局，宏大缜密的构思，紧凑精妙的情节，峰回路转的结局，着着出人意表，使读者不忍释手，欲罢不能。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多数作品精制滥造的情况下，黄易小说的出台，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心灵不再寂寞。

# 目 录

## 第一部 天梦飘香

|      |            |     |
|------|------------|-----|
| 第一章  | 挥军北上 ..... | 3   |
| 第二章  | 亡月峡谷 ..... | 13  |
| 第三章  | 野牛施威 ..... | 28  |
| 第四章  | 战火无情 ..... | 37  |
| 第五章  | 满营春色 ..... | 43  |
| 第六章  | 南北之争 ..... | 53  |
| 第七章  | 天庙之行 ..... | 68  |
| 第八章  | 天城晚宴 ..... | 80  |
| 第九章  | 天原回春 ..... | 101 |
| 第十章  | 两箭功成 ..... | 116 |
| 第十一章 | 新的一页 ..... | 128 |

## 第二部 仙河饮马

|     |            |     |
|-----|------------|-----|
| 第一章 | 共商大计 ..... | 133 |
| 第二章 | 与美调情 ..... | 146 |
| 第三章 | 北路之夜 ..... | 158 |
| 第四章 | 妙想天开 ..... | 174 |
| 第五章 | 飞鸟行动 ..... | 188 |
| 第六章 | 仙城之役 ..... | 200 |
| 第七章 | 城外之战 ..... | 230 |
| 第八章 | 醉卧仙城 ..... | 238 |

### 第三部 净土之春

|      |            |     |
|------|------------|-----|
| 第一章  | 寡妇多情 ..... | 255 |
| 第二章  | 绝处逢生 ..... | 266 |
| 第三章  | 形势骤转 ..... | 275 |
| 第四章  | 劫后重逢 ..... | 287 |
| 第五章  | 重回仙城 ..... | 298 |
| 第六章  | 洪峰克敌 ..... | 312 |
| 第七章  | 挥军北上 ..... | 326 |
| 第八章  | 超越命运 ..... | 335 |
| 第九章  | 长河逐浪 ..... | 347 |
| 第十章  | 生死决战 ..... | 360 |
| 第十一章 | 春临净土 ..... | 366 |

# 第一部

## 天梦飘香





## 第一章 挥军北上

飘香城的灯火，在远方只剩下一小片迷蒙的红光，在一整天的放程后，我和三万净土将士组成的快速先头部队，把由天眼、花云、灵智、红石大公等率领的四万战士和小矮胖负责来自各地乡城近五万的净土后勤部队，远远抛在后面。

我枕着采柔的大腿，仰望着天上点点星光，大黑就挨在我身旁。

柔风刮过我的脸，带来了绿茵野原独有的清新气味。

采柔指着天上特别明亮的两颗星道：“看！那就是飘香星和天梦星，每逢看到她们入夜后出现在中天两旁时，便正值深秋的时节，冬天也不远了。”

我望向采柔秀美的俏脸，这个角度看上去，采柔美丽的轮廓像与整个夜空溶合在一起，心中不由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哀。

她是属于和平美丽的夜空的，但不幸却与我连到了一块儿，也与战争和仇恨锁在一起，她最恨的是死亡和战争，但眼前却尽是这些可厌的事物。

采柔的眼光凝注着这天上最明亮的两颗星，低回道：“灵智说：每一个人都是天上下凡的星宿，来到世上寻找星宿所缺乏的温暖和爱情，不知我是属于那一颗星，希望和你那颗不要隔得太远，不是太难寻战。”

唉，这爱梦想的女孩子，只能在幻想的世界里编织她的美梦，我伸出手，轻抚身旁大黑柔软的毛，忽又想起惨死在大元首魔爪下的凤香，若她仍活着，和采柔将会是很相投的一对，因为

她们都能在这冷酷残忍的现实里，发掘出最美好的东西。

采柔低下头来，道：“大剑师，你还恼妮雅吗？”

我轻轻一震，坐了起来，吓得大黑也抬起头来窥视。

采柔倒入我怀里，搂紧我的腰，幽幽道：“大剑师！我很害怕。”

我抚着她乌亮的秀发，嗅着她熟悉的体香，柔声道：“你怕什么？”

采柔低声道：“我怕你就此不再理睬妮雅，由昨天那事开始，除了刚才你告诉她，你没有心情参加他们的军事会议那一句外，你半句话也没有和她说，唉！她已哭了一整晚，你还不肯原谅她吗？”

我不肯原谅她？是的，我不想原谅她，但那并非原谅或不原谅的问题，而是自昨天后，我心中多了根刺。这是个冷酷不移的事实，这亦叫“经验”，经验是不能被淡忘的，被忘记的都是因为不够深刻，刺得不够痛！

我回头望住身后远处连绵无尽的营帐，在其中某一个内，妮雅、约诺夫、红晴、侯玉、泽生等正开着重要的军事会议——如何攻打黑叉人占领了的立石堡，可是我却全无参与的心情，在这一刻，这些净土人便像和我活在河的两岸，全无可供渡过的桥梁。

采柔轻叹一声，仰起俏脸，眼睛射出强烈的哀愁，道：“我怕你不但要舍弃妮雅，还要舍弃无助的净土人。”

我心中怜意狂涌，吻了她的额角，道：“放心吧！过两天我便没事了，现在净土的安危已和大元首连结在一起，要对付大元首，便先要对付黑叉人，我怎会舍弃净土？”

采柔见我始终不肯谈妮雅，眼中忧色更浓，想说下去，又见我神情冰冷，犹豫再三，终没有说下去。

再远眺数十里开外的飘香城。

在那里。

我留下了一段最美丽又最惨痛的回忆，只希望永远也不用再踏足城内，因为怕自己受不了，煎熬。不过，我是否有命回来，却谁也说不上来。大元首若和黑叉人结成联盟，便有可能得到珍鸟刀，那净土人制造出来的神物。

当晚妮雅并没有回帐内，晨早时我看到了采柔枕上仍有未干的泪渍。

天还未亮，三万战士拔营起行。

我和采柔大黑堕在队尾处，现在我还没有和约诺夫等人同行的心情。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葱绿原野，仍在草堆小树丛里蜷息的动物和鸟儿，都给我们惊醒过来，天梦河逐渐移往左侧的远方，逐渐远离，只间中传来微弱的流水声。

装载着物资的马车和骑士缓缓前行，这已是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

净土是个陌生的地方，我不知要往那里去，也不知到了那里我能做些什么事？忽然间我生出了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哼！管他那么多，假设一切都是命运安排了的，我的一切努力也是没有意义。

假若这全都是废墟里那异物的安排，我们只是一条一条的可怜虫！

但真是那样吗？

为何又有预言书的存在？

眼角望处，一名骑士停在前侧，抬头一看，原来是红晴在等我。

我拍马驰出，来到他身旁，和他并骑前行，对这曾共患难的伙伴，我有种打心底涌出来的亲切感觉。

红晴道：“大剑师你好！”

他双眼布满红丝，显示一夜未睡，昨晚他们的军事会议不知得了什么结果，不由感到一阵歉疚，我是否过份了点？

我“嗯！”了一声，和声道：“朋友！保持精神是最重要的。”

红晴叹了一口气道：“很多事谁不想应是如何发展，但现实总违背了人的愿望。”

这当然是话中有话，一时间我沉默起来。

红晴探手入怀，取出一条金光闪闪的链子，递过来给我，我一手接过，送到眼前一看，原来系着的是个精致的鸟形坠子，一呆道：“这是什么？”

红晴道：“这是红月自幼戴在身上的‘飞鸟护符’，临起行前，她坚待要我交给你，挂在身上，好护你平安飞回去见她。”

想起了娇憨慧黠的红月，也令我想起了西琪，我叹了一口气，将链坠挂在颈上，鸟形坠紧贴着心窝，我怎能拒绝她的好意，何况再见她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这时队伍来到一个大湖旁，并且停了下来。

我奇道：“为何停下！”

红晴道：“因为要等你下一个决定！”

蹄声传来。

约诺夫、侯玉、泽生、田宗等一众将领策马迎来，跟在最后的是妮雅，她回复了昔日的冰冷，也没有回避我的目光，使我知道自己已刺伤了她的心，激起了她的骄傲。

众人围了过来，齐齐施礼。

他们的神色都有点尴尬，有点惴惴不安。因为都不知道我会怎样对待他们这群曾经不信任我的人。

妮雅是唯一没有施礼的，清俏的脸庞一片冷漠，但眼内的怆然却瞒不过我，我的心在软化着，也想起了采柔令我心痛的泪渍，唉！这是何苦来由？

约诺夫望向妮雅，在这里要算她地位最高，第一个发言的自

应是她。

妮雅作了个让约诺夫说话的手势。

约诺夫嘴角牵出了一丝苦涩和无奈，向我道：“昨晚我们开了个会议，分析了所有资料，发觉我们目前正陷进一个非常危险的形势里。”

他虽在我身前数步之外，但我的感觉却像他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一切是那样地不真实，就像在一个梦里，一个不会醒过来的噩梦里。

采柔策马来到我身旁，轻轻道：“大剑师，我们下马好好谈一谈吧！”

我望向采柔，见到的是她哀求的眼光，那还能坚持，点头跳下马来，众人纷纷下马，只剩下妮雅仍高坐马上。

我心中叹了一口气，暗忖自己岂是如此没有量度之人，移到妮雅马旁，递出手道：“妮雅女公爵，请下马吧！”在这一刹间，脑海里忽地浮起当她亲眼目睹父亲被席祝同杀害的悲惨场面，我怎能还再打击她。

妮雅娇躯轻颤，眼中闪过奇异的神采，但转瞬又被冷漠所替代，终没有递来她的玉手。

采柔来到妮雅另一边，伸手搂着她的腿，求道：“妮雅！”

妮雅和采柔四目交投，立时眼睛一红，我以剑手敏锐的触觉，觑准了形势，伸手抄着妮雅的腰肢，将她提了下来。

妮雅又羞又喜，粉拳迎胸插过来，叫道：“放开我！”

采柔抢了过来，搂着妮雅喜孜孜退往一旁。

我环视众人，大家均脸有喜色，我苦笑摇头道：“说吧！”

气氛至此融洽多了，虽仍未回复旧观，但已到了可以交谈的局面。

约诺夫定了定神，正容道：“救兵如救火，经过了昨晚的商议，我们一致决定了以最快的速度 and 路线，赶往立石堡。”

我大奇道：“这道理显而易见，但你仍然郑重其事说出来，其中必有原委，是吗？”

约诺夫脸中现出佩服的神色，道：“大剑师果然明察秋毫，这件事要分开几面来说。”转向妮雅道：“妮雅大公，可否由你来解说？”

看来每一个人也想协助我和妮雅修好关系。这时大黑来到我身旁，我顺势坐在一块石上，招呼各人坐下，过去了的事便让它过去了吧！

泽生乘机发出命令，指示其他战士暂时休息一会，也让马儿到湖旁去喝水，大家生火造午饭。

采柔心情大佳，赶着大黑往湖的方向跑去。希望她不是要像那次般裸泳一番，那将会惹来骚动，甚或战争。

我们团坐一团。

妮雅拔出弯刀，拣了处没有草的泥地，画了一条长长的山脉，刚要说话，我已取起一颗石，放在一个凹入的部位，道：“这是立石堡。”不用说那也是逐天山脉了。

妮雅瞪了我一眼，淡淡道：“你不发脾气时，记忆力特别好。”

哼！这妮子仍不肯放过我，难怪说女人的心胸特别窄。

红晴也童心大起，检来一大堆石子，排列起来，一端向着逐天，接着斜斜落下，再分成两条支脉，叉了开来，道：“这是奔月！”

约诺夫微微一笑，在肩上摘了下太阳形的徽号，放在奔月山脉尾巴处两道支脉包围着的广阔空地里道：“这是我们的位置，若我们要到立石堡去，最安全就是绕过奔月的两条支脉，由奔月东原又或西原沿奔月山脉往逐天进发，但那最少要十五天才成。”

侯玉神色凝重地道：“捷径是爬上奔月东脉，穿过亡月峡谷，直抵逐天大平原，那只需六至七天的时间，然后再走三天，便到立石堡了。”

一时间大家静了下来。

我已把握到他们犹豫难决的原因，问题出在阴女师身上。

红晴伸手在奔月东脉约三分二处拿起了其中一块小石子，露出了一个缺口道：“这是亡月峡谷！”又在怀里掏出了一个黑黝黝的半人半兽石雕，放在缺口外，道：“假设黑叉人守在这里，便可对我们迎头痛击，那我们将是有死无生，当然！黑叉人可能并不知道这捷径的存在。”

我定睛看着那奇怪的石雕，奇道：“是什么鬼东西，这么狰狞吓人？”

红晴得意地道：“这是从左令权身上搜来的。”

这确是个可怕的雕像，但雕工却很精细，特别是长着牛角的人张开了的口内所露出锋利的兽牙，尤使人心寒。

泽生插入道：“这要假设阴女师祭司并不是他们的人，否则黑叉人定会在那位置等待我们，对他们来说，能杀死大剑师，将比能否攻陷飘香城更重要。”

他还称她为祭司，显示他们对我的话仍是半信半疑，这也难怪他们，那天我指阴女师肩上有伤痕时，这妖妇便以事实证明了我是错的，至于她车上载有重物，也可能是另有原因。没到使她有百辞莫辩的一天，净土人也不会真的怀疑这地位尊崇的祭司，天眼在这里就好了。

我望向妮雅，后者正回避我的眼光，显然不想再在这问题上和我有争拗，但当然并非表示同意我。

侯玉道：“若我们由东原或西原往逐天进发，敌人便难以捉摸我们的路线，不像亡月峡谷般只有一个固定的出口，但我们却要用多一倍的时间，我们负担得起吗？”

约诺夫道：“我们负担不起，七天时间足够让黑叉人囤积大量食物，更巩固他们的防御设施，甚至可能突破了较脆弱的天庙南方防线，攻陷多一座城堡，我们唯有赌上一铺。”

我冷然道：“既是如此，你们还要我作什么决定？”

眼光移往红晴，后者干咳一声，避开我的目光。

妮雅幽幽叹了一口气，柔声道：“大剑师，昨晚的军事会议你并不在那里，所以我们只能自己作出决定，最后我们仍认为值得搏上一搏，但我说出原因来时，你可不能恼我。”

这样美人软语，教我还能发作，这时心中亦有点悔意，我是否太情绪化了，致弄到现在这局面，摊手道：“我的宝贝，说吧！”

妮雅估不到我在众人面前公然表现出和她如此亲昵，又羞又喜，垂头道：“我不说了，红晴你来说，说错了他也不会像怪我般怪你。”

我为之气结，却又无话以对。

红晴再干咳一声，清清因昨夜说话多睡眠少而略带沙哑的喉音，道：“我们认为这事值得赌上一铺，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即使阴女师真是内奸，可是因工冷明退得太勿速，两方面仍未联络得到，不能及时在亡月峡谷出口截击我们。”

泽生接着道：“祭司们向来不参与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一向为了保密，我们也从不经亡月峡谷输运物资，所以阴女师是否知道有这捷径，也是疑问？”

他们像是忘了她有套取人内心秘密的异术，我沉默下来，好一会也听不到有人说，第三个原因，禁不住冷哼道：“第三个原因不用说，就是阴女师可能是无辜的，我只是误会了这位祭司。”

众人噤若寒蝉，怕再触怒于我。

一直没有作声的田宗道：“我会先率二千人作探路的先头部队。若有危险，便遣人回来告诉你们。”接着苦笑道：“不过若真有敌人伏在谷外，也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因为那处满布森林和丘陵，地形隐蔽之极。”

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况且目下的情况是明知危险，也不得



不作出这无可选择的选择，我语气有点软弱地道：“工冷明有五万人，我们有三万人，至不济也可以退回谷内死守吧！”站起身来勉力振起精神，向妮雅嚷道：“来！让我们去看看采柔和大黑谁游得快一点。”

妮雅想不到我如此“放得下”，态度改变得那么快，一时间适应不了，呆在现场，不知应继续对我表示冷淡和不满，还是应该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才好？

我不理她那么多，一把将她拉了起来，拖着她往湖那边走过去。

妮雅低声道：“大剑师息怒了吗？”

我反问道：“女公爵息怒了吗？”

妮雅瞅了我一眼，幽怨地道：“我那有发怒的资格？那敢？”我微笑道：“以后你有了，因为我犯了错，犯了乱发脾气的错，不过我以后也不会那样了，因为那只会误事。”

妮雅想不到我竟肯认错，凑过小嘴，在我脸颊轻轻一印道：“不！发怒时的模样虽很可怕，但也威武迫人，连红石大公和约诺夫这样倔强骄傲的人也吓得跪了下来。”

我哂道：“他们跪的不是兰特，而只是那圣剑骑士。”

妮雅开颜浅笑，道：“难怪采柔常说你的话总是怪怪的，但又非常含蓄动听。”

大湖在望，湖旁挤满了人，不住爆起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啸叫。

我呆了一呆，难道采柔真的脱光了衣服，跳进湖内，就像在十八巨人树的小湖那次那样吗？

“哗啦！”

水声响起。

众战士又欢叫起来。

我和妮雅挤前一看，一齐莞尔失笑，原来“裸泳”的是大黑，